

寻找水乡的春天

散文小说集

西窗烛丛书



刘 维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寻找 水乡的春天

刘 维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窗烛 / 丁非等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 1

ISBN7-80074-999-1

I. 西… II. 丁… III. 散文 - 中国 - 当代 - 选集 IV. IV.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95)23556 号

西窗烛 · 寻找水乡的春天

著 者: 刘 维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丰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35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28

地址: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目录

散文

小镇上的强者	(1)
她和美	(3)
生命奏鸣曲	(5)
牛筋草	(7)
故乡的梅菜	(10)
故乡的龙山	(12)
两片甘蔗叶	(15)
横石沙——容奇的宝岛	(17)
巨变	(19)
容奇人似花	(21)
假日	(23)
让哲理打开孩子心灵的窗户	(26)
草头鸟·乌鸦与百劳	(28)
她最靓最聪明的时候	(31)
静静的湄南河	(33)
黎家风情	(35)
寻找《水乡的春天》	(38)
作曲家的艺术追求	(41)
“首长”和他的父亲	(43)

小说

春天没有嫁走·····	(45)
涌水无语流·····	(55)
红尘·····	(62)
三妹歌屋·····	(74)
蛤蟆山的少年·····	(87)
雨后青山·····	(103)
五朵金花·····	(120)
青梅竹马·····	(140)
我心海中的维纳斯·····	(148)
除却巫山·····	(159)
爱河覆舟·····	(173)
尖头家的狼狗·····	(190)
逐狸蛤蟆山·····	(196)
围猎·····	(206)

后记·····	(218)
---------	-------

小镇上的强者

我第一次途经容奇，是在一九六四年的夏天。早上四点多，离开客运码头，便步入容奇的旧马路。我一边赶路，一边打量着这个陌生的水乡小镇。蓦地，一阵“叭达叭达”的声响从前边传来。昏黄的路灯下，一个大黑影在移动着，我很快就追上了黑影。啊，原来有人在拉水箱车，水箱口不住地淌着水。那人弓腰埋头，一脚高一脚低地向前迈进。脚板着地，发出特大的声响。借着灯光，我发现拉车人是蹼足的。我放慢脚步，还想看清这位劳动者的面孔。终于在一家茶馆的门口，拉车人止了步，伸直腰，抬起头。我清楚地看到，他不仅蹼足，而且歪脖子，歪嘴巴，是位残疾的年轻人。望着厨工前来舀水，他乐呵呵地笑了。

离开容奇，我踏上了通往桂洲的公路，然而，我的耳畔却一直萦回着“叭达叭达”的脚步声。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第二次途经容奇，那是正午时分，太阳火辣辣的。这回，我走新马路。新马路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在为“革命”奔忙。一张传单在我眼前飘落，我伸手俯拾。就在这时候，我的脚被水泼湿了。抬头一看，不禁怔住了，拉车人，三年前我见到的第一个容奇人，他还在拉车，还在运水！还象当年那样，弓着腰埋着头，一瘸一拐地向前迈进，专注地在人群中穿行！所不同

的是，他的水箱车不见了，代之以大板车，上面绑着六个大木桶。他每前行一步，木桶的水就向外泼洒一次。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中油然而生敬意！

光阴又向前延伸了十七度春秋。去年，我从外地调入容奇工作。走在容奇的街头上，我确实感到容奇变样了。然而，每次上街，我又总觉得容奇还少了点什么。一天，我终于明白过来，我是在盼望见到那位顽强地开拓通往正常人的生活道路的残疾者！

前些天，我骑上车，挤进人车相混的洪流里。由于赶时间，我的车子重重地撞在前面一辆载货的三轮车上。三轮车晃动了一下，驾车人扭头瞟了我一眼。啊！这不就是他么！我几番寻觅的拉车人，我心中不平凡的强者！我赶忙跳下车向他道歉：“真对不起。”他应了一声“没什么”，便又使劲地蹬车急进了。我忘了上车，久久地凝视着他的身影。这那是一般的蹬车工人啊，简直是一位勇敢的骑手，驾驭着骏马在千里草原奔驰！

她和美

我有许多学生，可谁也不及她美，不及她那样热爱美。十五年前的一天早晨，我夹着学生名册走进课堂，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点名，认识学生。当我叫到她时，我望了她一下，即垂下眼帘。因为我突然发现，米罗斯的女神降临到我面前。

有一回，她前来问我：“《赶路》的主人公柳红，作者并没有描写她的外貌，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很美？”我笑了笑回答：“因为柳红内在美，思想言行美，因而你就觉得她的外貌也美。孙犁笔下的水生嫂，你同样会觉得美的。”因为这她硬把我的《白洋淀纪事》借走了。

她喜欢音乐和舞蹈，参加县中学生文艺汇演跳《洗衣舞》曾获奖；她喜欢整洁，衣着一尘不染。

然而，她的境遇并不美。1972年她高中毕业下乡，两年后许多人抽回了，她却因为父亲是“权威”，仍留在乡间接受再教育。“四人帮”倒台后，她才进了一家宾馆工作。宾馆座落在湖畔，那湖很美，很有名气。她常给我写信，描绘波光，游艇；描绘垂柳，睡莲。1980年春节后，她给我的信中断了。后来我才知道，她竟患上了可怕的红斑狼疮病，住到中山医学院去了。恶性的病毒侵害了她的眼睛，侵害了她的关节……医生断言她活不长时间，男朋友

却她而去。1982年她出院回家休养，听说我工作调动，便在一位老同学的搀扶下赶来与我话别。由于大量的激素治疗，她虚胖得令人吃惊。给人获得一点安慰的是：她没有悲哀，没有流泪。

今年四月，我又收到了她的信。她上班工作两年多了。这期间，她与病魔展开了搏斗，并且初步取胜。她说：“失去的，已经要不回来了，要紧的是今后得有所追求。人，总得对社会作点贡献。”两年来，她当过勤杂、秘书、采购、清洁工和干部。她自费读完“交际英语”，她被派往上海旅游学校参加培训学习，在最近一封信中，她告诉我，信写了十多天，原因是工作太忙。她说，幸好自己是个单身的，否则再多十天，也写不成这封信。读着信，我的脑际又浮现出一个形象，不是米罗斯的女神，而是轮椅上的张海迪……

想到她，我就想到美，想到对美的追求，想到如何去创作美。

生命奏鸣曲

星期天，我应一位朋友之约，到桂洲镇去，途经七街时，眼前的情景令我深深地感动了。一座两层小洋楼的门口，一位老者坐在石阶上。十多位小朋友紧紧地围绕在他的身旁，有的托着腮，有的偏着头，有的眨着眼，聚精会神地听他侃侃而谈。老者眉飞色舞，口沫横飞，时而劈出有力的手势。这些年，老人对儿童仍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委实少见了。出于好奇，我不禁停下了脚步。噢，原来是他，在大福基小学退休的李老师！他在讲《小兵张嘎》的故事呢。

我十年前就认识他。那时，我从外地调入容奇教书，临时借住在妻子娘家的老屋，那地方属桂洲镇辖地，与大福基村正好相邻。当年，教师住房紧张啊！这样我一天得在容桂两镇来回奔跑三趟。中午和黄昏，常常会遇见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他脸上挂一副泛起圈圈的近视眼镜，低头弯腰，挑着一担铁桶，桶里盛着碎石砖头，艰难地迈着碎步。开始，我并不在意，以为是环卫处的清道夫。时间长了，我便对自己的猜测产生了怀疑，因为当时的环卫工人普遍用上了三轮车或大板车。有一回，我终于忍不住问生于斯长于斯的妻子，这是何许人？妻子告诉我，他是大福基小学的李老师，本地人。由于生活困难，无法更新那间

低矮破旧的祖屋，于是便利用课余时间从别人倒出的基建余泥堆里拣石仔、砖头，然后挑到小河旁，逐一洗净，再挑回家里。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已经拣了两三年。他硬要用双手拣出一间屋来哩！听了妻子的叙述，我感到十分震惊，为他的毅力，为他的艰辛。后来我几次与桂洲教育界的友人谈起李老师，他们莫不称道这位从教几十年的老教师的师德、学识和为人。

八三年秋，当我全家迁往容奇的时候，李老师终于用他的心血和生命的一部分盖起了一层小洋房。

想不到今天旧地重游，竟然又遇上这位令人仰止的老师！他那第二层楼是如何加上去的，我并不知晓，我宁肯相信，这不再是他用双手“拣”回来的哟！他不认识我，我也不想打扰他，于是我默默地离开小楼，离开老人和孩子。我的耳畔久久地萦回着一支刚劲浑雄的生命奏鸣曲！

牛筋草

他在我对面办公，整整 10 年。他常常先我而到，戴上老花眼镜翻开书卷。那天，迟迟不见他上班，也没听说他生病、公差，使我感到突然。

上完第二节课，我急匆匆地走向教导处。

“老支书还没有回来，第三节他有课，请找人代一下吧”我说。

“不，他已经到课室去了。”教务员回答。又一次上课铃声响过后，校园一片寂静。我穿过花圃，踩着软绵绵的“牛筋草”，蹑足走近他授课的课室门边。

“青藏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那里牧业兴旺，盛产绵羊、牦牛……”

“牦牛能耕地吗？老师。”

“能的。当然，还不仅仅耕地。大家知道骆驼吧！如果把骆驼比作是沙漠里的船，那么，我要说，牦牛就是高原上的船了。明白吗？”

“明白了！牦牛是藏族同胞的运输工具。”

… …

这哪是一般的地理课啊，简直是师生在共同朗诵一首赞美青藏高原的散文诗。

我放心地往回走了。这时不知从哪个课室飘来了孩子们

的歌声：“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脚下那些在植物学上找不到学名的“牛筋草”，心里涌出一股热流。

下课后，他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办公室。眼神暗淡，充满忧伤，同刚才上课那种神采飞扬的形象相比，完全变了个人。

“老刘，昨晚周彦博心脏病突发，送她入院了，现在仍躺在急救室。今天来迟了，事前没有给你挂电话，很抱歉。这几天我得抽空看护她。课还是要回来上的，至于其他工作，你就多照顾一下吧。”他先开口。

原来如此！周彦博是他的爱人，有36年教龄的老教师，前年退休的。

“我想去看望一下周老师。”我站起来，准备跟他上医院。

“不必了。你知道，心脏病病人最需要平静，不能激动。此事也请别传开。”他抽出一支“椰树”慢慢地点燃，慢慢地吮吸，慢慢地走出办公室。

周老师的病情好转后，转到留医部去了。征得他同意，我去看望她。当我移步进入病房的时候，周老师平静地卧着，正在闭目输液。他弓着腰小心翼翼地为她掖被单。人们常说，他们夫妻感情甚笃，这可一点也不假。

从医院出来，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他1951年参加工作，1956年入党。几十年如一日地扑在人民的教育事业上。他的学生遍布天涯海角，村镇城乡。“园丁辛勤桃李艳”的赞誉，他当之无愧。然而，我总觉得，与其把他比作园丁，倒不如把他比作小草。

他太平凡了。当了30年的中、小学校长，却闻不出他身上一丁点“官”味儿。讨论教研课题，他可以跟教师们争得面红脖子粗，然后哈哈大笑。见青年教师洗被帐，他会缩起裤脚跳进大盆里帮着搓揉。

他太质朴了。不愿造作，也不会造作。一段时间，社会上流行“一个袋子两包烟”：劣质的自己抽，优质的敬人抽。但他始终是一包烟。先是“丰收”牌，后来升级为“广州”牌，近年来抽“椰树”牌。上级领导也罢，亲戚朋友也罢，见面了，给你一支，你接了，他可以为你点火；你不愿抽，他便无所谓地塞进自己的嘴巴。无论上课、谈话或作报告，内容实际得很，从不见他去猎取一些“高深理论”来装饰自己，吓唬别人。

他太实心眼了。1976年上级派他来组办容奇二中，他没有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一家四口，居住在一间12平方米且还是渗漏的平房里。1982年条件好转，住进了50多平方米的套间，他十分满意了。后来，两个儿子结婚，仍然跟他住在一起，有人劝他抓住时机谋块地皮，他愕然：“就算有地皮，我也没有能力建房，将来他们有能力，让他们自己去买商品楼好了。”直到今天，他已经有了孙子，一家三代人，还是和和睦睦地在那个套间里打转……

回到学校，我又踏上那条蔓生着“牛筋草”的花间小路。沉思片刻，我禁不住蹲下来，深情地凝视着这些小草：长长的蔓，渗绿的叶，深扎的节根，紧贴着大地，紧拥抱着大地，耐心而专注地向前延伸……

他叫卢行，59岁的老共产党员。

故乡的梅菜

童年在乡下，最常吃的菜，要数梅菜干了。腊月，人们从地里把梅菜砍下，经过剖、腌、晾的制作，得到的便是食用梅菜干了。梅菜干被收藏在小阁楼上。一年四季都拿它下粥饭。至于腌菜水，乡下人也舍不得倒掉，舀进大锅里煮沸，弄成一坛坛的“酱油”，终年用来调味。

大概是因为长年都吃着它的缘故吧，我对梅菜确实讨厌了。况且种梅菜十分辛苦，不必说施肥、除草、捉虫，单是浇菜水，就够受的了。下半夜，鸡啼三遍后，种菜的人便要匆匆起床，披着寒星踏着霜露挑着射桶赶往菜地了。据说是赶在日出之前浇完菜水，梅菜才长得快长得旺。母亲每次浇菜回来，我都看到她那皸裂的脚板渗出鲜红的血。于是我对她说：“娘，种梅菜辛苦，那东西也不好吃，咱不能种点别的么？”母亲听罢，笑出了泪水：“傻孩子，你没吃过‘黄狗头’哇，梅菜干下粥还嫌哩！再说，扯布做衣裳食油点灯，得靠卖梅菜；就连你那学费书费，也还得靠卖梅菜呀！”母亲道出了梅菜的好处，道出了实情。经她这么一说，我对梅菜那感情上的疙疙瘩瘩，似乎被荡平了许多。后来我进城读书，发现城里人对梅菜的评价并不坏，还知道梅菜竟是一种可以创外汇的出口商品。这使我这个小乡巴佬兴奋了好一阵子，并由此对梅菜生出了一缕

淡淡的依恋之情。

远离家乡不觉二十多年了，这中间自然是极难吃到梅菜的。据我所知，乡亲父老终年靠梅菜下粥饭，餐餐以腌菜水调味的日子，也早已随改革开放而一去不复返了。以往过春节，老母亲总要从乡下给我寄来一包花生。她知道我小时候极馋此物。今年春节，出乎我的意料，母亲给我寄来的不是花生而是梅菜。也许她担心我忘却梅菜的好处吧？也许她认为梅菜确实可口吧？我无从知道。我只觉得捧着故乡的梅菜，心田里涌出一种别样的情感。

故乡的龙山

我的故乡惠东平山公塘村，解放初期是远近知名的富庶小庄子。大概是地理位置占了优势的缘故，故乡土地肥沃，庄稼旱涝保收。合作化年代，小队部里总挂着“生产先锋”一类的奖旗。我在家乡度过了童年和少年那份令人难忘的光阴。那时候的我，最迷恋的，既不是翻滚着稻浪的水田，也不是茁长着梅菜的旱地，而是那挺拔俊秀横列如屏的后山以及后山脚下那条蜿蜒如练的未名河。后山由三座山峰组成，中间那座高耸着向后起伏延伸，左右两座稍低，均是孤峰。从平山镇方向眺望，后山恰似一条起舞的巨龙。主峰是龙首和龙身，侧峰是龙扬起的拳头。因此，后山也就称为龙山。

那时候的龙山长满了禾桶般粗大的百年劲松，在苍松的绿阴下，是数不清的山胡桃、番石榴和冈稔子。龙山的尾部还有一片绿草如茵的山坡地，是放牛的好去处。我和童年的伙伴，常常钻进龙山，或坐在牛背上扯开稚嫩的嗓门对客家山歌，或爬上树叉像猴子一般采野生果子。夏收季节，肥胖甜蜜的山稔子总要把我们的嘴唇染得墨黑。读书了，我们仍对龙山恋恋不舍，学期一过第十周，就天天盼暑假，暑假一到又迫不及待地涌进了龙山。掏雀巢、捅蜂窝、斗蟋蟀，带上猎狗满山遍野地追逐果子狸和红毛狸，